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



請比俟殿贊便谷

在

免小

一年薨不久策立仁宗和公等必知先丞相盛德然還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

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彼殺不如自人言言語後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衆皆

邢恕為龍圖閣待制知定州○詔以新除吏部侍郎新除資政殿學士黃

頁仁恩其二關言路甘

疑似其四謹

詔管勾御藥院

隨劉友端與外任官觀以近年禁中修造華飾過當故也○癸亥

仁光祿卿居鄧州奉世少府監居光州希純少府少監居唐州觀光

田貞外郎居安州又詔呂希哲管勾明道觀呂希績管勾崇和

三月權發遣洛州龔為殿中侍御口權發遣衛州陳瑾為左正言

韓忠 彦言 四事 隨 奉 元 又 於 黨

嘉宗 元符二年

趙燕 京 曹布 十 致京

陳瑾 攻罷 安博

添差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用曾而韓忠彥黃履所薦也上極稱
 浩且謂布曰浩擊章惇文字待降出亦因言言路得人中外孰不鼓
 舞唯章惇蔡卞不樂爾○庚寅敕下禮部放正奏名進士李釜以下
 五百六十一人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等賜出身第五等賜
 同出身○辛卯詔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
 鉅殆不虛生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
 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進以聞○丙申章惇上大行皇帝陵名曰
 泰陵詔恭依○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百官守局日官言辰初食西
 北四分至巳五刻而復○新憲太原府蔡京代前翰林學士承旨是
 日曾布再對力陳京卞懷害政羽翼黨援在滿中外善類義不與
 之並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上慰諭曰無他皇太后但且必
 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曾
 已百餘軸盡言章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
 聖以來傷害人物多出於卞其罪更大於惇
 此則臣雖退歸山林死亦瞑目至庚寅朔日
 曰言惇卞者已二

咸○丙辰庚子 家坊生上品 有大慶齋及

多方解網恤辜何俟終日范純仁下項官由官觀在遣外州軍任便
 居住○中丞安博罷知潭州先是陳瑾言陛下欲開言路宜先
 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安博尚緣左事論浩罪惡以
 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嘗承國以擊
 不可輕改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
 國是乎鄒浩既來惇可去矣惇聞瑾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此命○
 瑾又言國是之說孫叔敖戰國一時之事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
 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
 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因錄國是故事上之○
 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國無定論固
 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說則人情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
 以為云就人言視此以為為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皆遷就而趨
 之甚矣國是一言之謬國也夫國以為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
 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為是使人皆不得於國是之外者此特孫
 叔敖之妄論唐虞二代孔子孟之明訓初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
 未嘗用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說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
 有是論而紹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
 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則嶺海之間

徽宗 元符三年

陳瑾
攻京

後元
後

下
後

下
後

陳瑾
論

曾布
論

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曰豐碑豫大之說而已則立黨石刻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縉紳之禍多歷年所豈非一言可以喪邦乎

○陳瑾言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十則安坐而不動惇則備禮以求去立其私說變亂名實為國政之害大者有三一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一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二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謀發於蔡下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不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五月貶維州團練使前知湟州王瞻為諸衛將軍房州安置姚雄奏稱青唐魏川始因王瞻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上疑貶瞻太輕太后曰自此必淨矣○癸酉詔近經登極太赦及累降赦宥中外臣僚無不甄私唯瑤華廢后未復位號理所未安令三省樞密院同詳議尚奏乙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皇太后遣人賜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懽呼丙子制廢后孟氏可復為元祐皇后○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官

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下自知矣惇欲召吳伯幸往諭之已外共奏遣伯舉上遣伯幸諭旨下遂草表乞宮觀布又言下之去固已定然外議皆以京進為憂上默然忠彥翌日留身具道京不可進上曰本無用之之意但於簾前更開陳太后曰相公第安心必無此忠彥退以語同列皆相慶○已丑詔追復文彥博等官○辛丑月犯昴○是日龔夬論蔡京詔送三省訖不行韓忠彥曰上恐人言未已兼來者必紛紛也甲午陳瑾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謂京與下不同瑾極陳乃稍然之○六月癸卯月犯熒惑○丁未制曰龍圖閣待制邢恕操心傾危雅意傳會造為光語上累宣仁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竄殛之罪欺天誤國職爾之由今朕既申彼之冤還其爵秩則爾罪惡何詞以逃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曾布言元祐之人憤嫉熙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忿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論一兩黨則但當區別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天下孰敢以為非者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亦謂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別此時彼時若人臣

皇太后
政

豐稷
等
手
草

蔡京
薦
鄧
洵
武

章惇

奏
攻
章
惇

皆能體此意則無不當矣。○秋七月己巳，熒惑歷氐星，犯房星，太白犯角距星。○范純仁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蓋將以為相也。時純仁在南京已病矣。○辛未，熒惑在房心之間。○壬申，以皇太后能同聽政，族屬姻戚遷秩命官者凡三十三人。○豐稷陳師錫言：仁宗問輔臣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主曹曰：此儉人感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哲宗親政，召章惇為宰相，惇用群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儉人感上之言也。惇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刑，怨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一切以意為之。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己卯，熒惑自房心之間上行，月犯天陰。○八月乙未，朔，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葉濤龔原相繼駁奏。○陳瓘言：近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大升奉，陷濤不前，乞依唐李珣故事，先次行遣，未蒙施行。○丙申，太白犯亢。○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上謂輔臣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寤從靈駕不職，坐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別議行遣。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庚辰，詔陳瓘累言皇太后尚預國事，其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辛巳，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癸未，月入井。○甲申，知江寧府蔡下落職，提舉洞霄宮龔夬言：蔡京與下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其家，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博加採訪，以辨忠邪。○丁亥，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露章辭免。曰：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詔不許辭免。○太白犯斗杓第二星。○冬十月丙申，蔡京知永興軍，上曰：陳瓘極不可得，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新知越州章惇、漳州

曾肇

相

曾肇

乞下

君子

希

表

天

安置徐勣為制曰。處心伎刃。賦性陰邪。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

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

若孤豚。排斥縉紳。奔如斷梗。投之荒裔。皆使生還。殺戮無辜。道路以

目。○壬寅。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戊申。月

食畢。○先是曾肇進對曰。上臣凡傳旨令章詔戒內外。以持大中至

正之道。上曰。只是神宗法度。當固守。人材則無彼此。惟是者用之。肇

對曰。云政無新舊。惟義理是守。人無彼此。惟賢材當用。又曰。陛下當

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行。大中至正。若君子小人未分別。則中正

之道恐未易行。上頷之而已。○十一月癸亥朔。右正言陳祐言。知大

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托意詞命。陷害元祐。臣僚所草。呂大防責詞

皆務求合音。博之意。肆言醜詆。不問是非。至有老奸擅國之語。乙丑

詔希落端明殿學士。知揚州。○庚午。詔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為建中

靖國元年。或謂建中乃唐德宗奉天時年號。上曰。梁末帝禪位年號

太平。太宗不以為嫌也。○陳次升言。蔡卞備位兩府。陰肆奸謀。竊弄

賞罰。專報恩讎。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實之顯要。如有議

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深刑。時人目為笑面。夜以壬申

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十二月。月犯司怪。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

地。○范純仁卒。遺表言。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

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誣謗

之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忽非泰陵實謂之當

然。又言。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福。苟斯言

之可采。則已死而猶生。上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貞。純仁性

夷。易寬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

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

官。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盡用於元

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云。○任伯雨言。去年四月朔。今年正

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燄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

為白。咎證之來。其異如此。伏願陛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惡。

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己巳

月犯星。○甲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丁丑。祔葬永裕陵。謚曰欽聖憲

肅皇后。○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請事

遼國

章傳

陳瓘
乞改
神宗
實錄

任伯
雨羅

江公
望羅

江公
望羅

蔡卞及卞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
 險詐號為移鄉福建子伏乞特加審察其言○是月甲辰遼國主道
 宗即律洪基卒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統元年○二月
 己亥月犯鉞○癸卯月犯軒轅右角○丁巳詔潭州安置章傳責授
 雷州司戶參軍負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章傳迷國罔上毒流
 縉紳又風聞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少聞中國賊黜章傳虜主不覺
 放匕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
 遣以此觀之悔之奸凶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
 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三月戊寅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
 郎實錄院檢討官吏部負外郎晁補之為禮部郎中仍兼檢討官先
 是提舉實錄院韓忠彥奏陳瓘晁補之皆有詞學堪備史職故有是
 命 陳瓘奏伏聞王安石日錄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
 自紹聖以此書降付史院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
 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所有紹聖神宗
 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任伯雨居言職僅
 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社宮禁者細故不論也魯

布方用事伯雨謀擊之布覺乃先罷伯雨言職知號州○夏四月辛
 卯朔以太史言日當食是日雲陰太史奏不見所食之分太常博士
 江公望為左司諫為上力陳堯舜之道且言願陛下不畏多難而以
 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五月辛酉朔大雨雹于夕填
 犯氏○六月壬寅集禧觀災○甲辰陳祐通判滁州翌日曾布宣押
 視事右司諫江公望對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遂七諫臣非
 天下所期望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了
 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
 去處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人各有知見不必
 同惟不可傳會○秋七月辛酉江公望言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
 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伏望陛下勿以霽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
 骨肉之間詔江公望罷左司諫知淮陽軍○蘇軾卒○八月甲寅三
 省進呈右司負外郎陳瓘上曾布書瓘聞古之賢未嘗無過尊私史
 而壓宗廟緣邊廢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
 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
 此詔陳瓘與知州差遣乙卯陳瓘知秦州○十一月庚辰冬至合祭

續 建中靖國元年

天地于園壇○壬午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君即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之者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布云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溫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用京矣

崇寧元年閏六月壬戌曾布通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疑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布連抗章乞罷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無何京為左丞大與布乖

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皆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會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詭請薦陳瓘張庭堅輩又請毋毀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蔡京而主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因論三變而蔡京亦与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享章子厚之法特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新知越州鄒浩為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壬午中書檢會參議清臣劄子臣寮言豐稷辭諫議其意在譏切先帝又張舜民辭謝言官譏謗先朝奉聖旨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副豐稷睦州安置舜民高州安置○秋七月陳次升落修撰知萊州○戊子左丞蔡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甲子詔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為先篤孝忠者以繼志述事為急損益之間理宜稽考宜如熙寧置條例司躰例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遼東乃僚共議因革○九月丁酉錢通言曾布力引韓忠彥李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彥引陳瓘龔夬曾布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欲變亂當時策立事實以証毀摺潮布降中大夫分司南京忠彥崇福宮清臣追貶雷州司戶肇靈僊觀岳州居住稷道州別駕台州居住瓘夫並追毀出身已來文字編管瓘袁州夫房州闕守勲舒州安置○十月甲寅臣寮言任伯雨陳次升其惡不在瓘夫之下哲廟升遐之初曾布遣子紆婿吳則禮往來闕守勲蔡彥臣之家家傳信息張庭堅力詆瑤華為非辜而器鄒浩之直詔任伯雨張庭堅並除名勒停編管紆則禮並勒停求不收叙次升靈僊觀亳州居住○壬申錢通石豫左膚言朝廷行遣

復發
元祐
皇后

再集
任伯
雨等

毀元
祐黨
人文
集

韓忠彥李清臣黃履為請復元祐皇后事並后匹嫡春秋譏之甲戌元祐皇后孟氏復居瑤華宮忠彥降授太中大夫懷州居住○是歲賜邵武軍邵武縣唐太守歐陽祐民祠為惠應廟

崇寧二年春正月乙酉中書省檢會任伯雨龔夬陳瓘陳祐李

洵豐稷張庭堅江公望張舜民奏詔伯雨瓘夬浩洵祐庭堅公望已

上並除名勒停編管伯雨昌化軍瓘廉州夬象州浩昭州洵澧州祐

復州庭堅鼎州公望南安軍觀稷次升文瓘舜民並除名勒停居住

觀臨江軍稷建州次升建昌軍瓘邵武軍舜民房州○三月癸卯上

御集英殿賜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上舍及上書正等入升甲

上書邪等人奏名黃定等十八人先次黜落○四月乙亥毀東坡文

集唐鑑馬子才文集秦孝士豫章二蘇文集東齋記事豫章書簡湘

山錄眉山集別集坡詞劉貢父詩話晁張黃先生文集秦學士文○

戊寅臣寮言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謫怪紹聖中雖嘗明正罪罰

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切慮如野史小說之

類妄及朝政欺惑後世詔願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入山著書本路

監司覺察○九月邵洵武言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以至簿尉凡七

等造為新名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將仕

郎詔從之

崇寧二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不許朝見擅到闕下仍

不得在京居住見任在京差遣人並放罷

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遺患也夫祖宗所恃以立國者通

下情伸士氣耳而忍戕賊其根乎當元符末年奇人上書矣未及

年則籍元符上書姓名當崇寧五年因甚星而求直言矣未及

年則論崇寧五年上書人罪其迷國誤朝一至於此韓忠彥以

君子而對衆小人雖柔懦不能有大所為然觀其乞罷編類局

使其志得行亦不至於此靖康之禍也

甲午鴻臚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攸左僕射京子也○

甲辰魏漢律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中指三節二寸謂之君

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

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

大指為事為徵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

從而生焉今欲乞請聖人三指為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

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二月

臣僚上言章惇陰懷異志內挾奧助其謀詭秘乃敢肆為同胞之說

津

蔡京
加恩
安石
配享
孔子

籍黨
人

詔章傳王珪為臣不忠可別為一籍仍依元祐奸黨指揮施行○始用魏漢津之說鑄九鼎○三月辛丑大內火○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熒惑犯壘壁陣○月犯房上相○五月己卯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為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以撫定鄆鄆推賞也○六月壬寅朔詔熙寧元豐功臣圖形於顯謨閣○癸卯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

陳確上疏言王安石塑像於李殿方至尊拜謁先聖本朝功臣坐視拜伏傲慢不遜自有天地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安石自崇寧間配享孔子列坐孟軻之次靖康初論其非自確始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僚更不得彈劾奏陳令學士院降詔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曾任待制已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

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尚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本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揚康國龔原朱紘葉祖洽朱師服餘官奉觀黃廷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棻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湯臧司馬康宋保國隱畢仲遊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下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洵孫諤陳郵朱光裔蘇嘉襲夫王回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尹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繼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衡鈞充公適馮百藥周詣孫琮范柔中鄧孝甫王察趙岫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燾周求徽高漸張夙鮮于緝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洵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中臣神師極韓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緯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與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儀正許堯輔楊拙胡良梅君俞冠宗顏張君李脩逢純熙高遵恪黃才曹暨侯顧

道林膚寫輝朱壽山王公彦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揚
 環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
 潛陳唐劉經國扈允張恕陳并洪芻周鐸蕭利趙越滕友江洵万适
 許端卿李昭北向紉陳察王正甫高茂華揚彦章廖正一李夷行彭
 醇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諡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
 旆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具休復桂昌符潘
 滋高世權李嘉亮王琬劉延肇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張士良
 梁知新李倬譚宸寶鈇趙約黃卿從馮說曾壽蘇舜民揚備梁弼陳
 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備闔守勲王紱李穆蔡克民王化基王道
 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故章惇○秋
 七月乙亥淮西提刑霍漢英言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乞並令一例
 除毀從之○癸未月犯建星○甲申月犯牽牛火星○戊戌太白犯
 積新○八月壬寅朔太白犯積尸氣○歲犯亢距星○丙辰月食于
 室○九月丙戌月犯井○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己酉詔翰林承
 旨張康國撰景鍾銘景鍾者魏漢津所鑄也○庚午命刑部尚書管
 師仁重修神宗皇帝玉牒及看詳哲宗皇帝玉牒○十一月婺州教

授葉夢得為議禮武選編修官蔡京責元祐人分三等定罪蓋夢得
 及張浚明所建也○月入太微垣○庚寅太白掩辰○丙申祀昊天
 上帝于園丘以太祖皇帝配

崇寧四年春正月丙申知樞密院事蔡卞為資政殿大學士知

河南府○閏二月歲犯鈞鈇○三月戊辰朔癸卯犯鈇○熒惑犯井

矩星○熒惑入井○禮部言常州進士孫天與言伏觀諸路州縣學

按春秋上丁釋奠自先聖文宣王至於十哲其餘古今宗公巨儒係

享祀者計八十餘員並未預祭欲乞應諸學校每遇釋奠日就先聖

殿西廊隨例祭祀從之○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

南為九殿以奉安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靈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
 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風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
 西北曰魁鼎○夏四月壬辰月犯亢距星○五月丙午月犯氏○漢
 天師三十代孫繼先賜號虛靖先生與免本戶田產租徭尋召赴闕
 又詔信州龍虎山張氏自今相襲為山主傳授法錄者即度為道士
 仍賜紫衣師號著為令○秋七月丙辰月入畢○左僕射蔡京等奏
 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南以潁昌府為南輔以襄

葉夢得論
治心

因天
變殿
黨碑

趙押
之相

三不
可說

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北輔○八月癸酉
月犯建星○庚辰太白犯罰○葉夢得為祠部員外郎夢得為編修
官才六日蔡京亟薦之與同事四人者皆對夢得見上論自古帝王
為治必先自治其心者始堯舉天下授之舜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
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
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足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夢得曰公言得無
意乎夢得曰此夢得所學也○冬十月壬辰是日有黑子○自七
月雨至于是月○十二月丁巳是夕月犯輿鬼○戊寅月食于柳

宗寧五年春正月甲午朔彗出西方由奎貫胃昴至戊午沒乙
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
已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太白晝見○月犯靈臺○太
白犯牽牛○戊申月入太微垣○二月甲子朔太白犯壘壁陣○甲
戌太白犯泣星○趙挺之為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深照
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為者一切罷之○三月丙申詔昨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為星變許直言朝政闕失今日消伏可罷收接○月犯建星○巳未
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蔡癸以下六百七十六人○夏四月右正言
詹不遠進對乞謹天戒上曰星譴可懼朕夙夜思格王所以正厥事
之說龍驤豈能當天變不遠未諭上曰既馬也一夕無病而卒或者
便謂星弗之致應天止如是邪不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
之上作色徐曰蔡京不遠對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大非
昌言讀奏至儉德之共也上曰慎乃儉德惟懷求圖聖人垂訓明甚
京只為作事無法於財用上未嘗以不足告力引周官唯王不會之
說此何意不遠對此不過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悅也○
五月月入氏○詔頒紀元曆○六月填犯建星○左正言詹不遠對
上曰聞近日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
不可罷不遠對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上遽曰今日且不要他及只
說國是斷合如何不遠對國是非小事陛下當與挺之等議之○乙
亥太史言月當食雲陰不見秋七月庚寅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詔
送秘書省○壬寅詔改明年元曰大觀○九月戊申月犯井距星○
冬十月乙丑熒惑犯昴○歲犯斗○熒惑犯太陰○丁未月犯長垣

上罷
蔡京
復悔

蔡京
復相

趙挺
之卒

置八
行科

葉夢
符傳
會子
官

○辛亥月入太微垣○十二月戊午朔太史言日當食不食○詔劉
陸懷姦徇私挾情害政可罷中書侍郎差知亳州自星變上罷蔡京
復相趙挺之遠擢中書侍郎後數日星沒稍悔更張之暴翰林學士
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
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禮部侍
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遠而復向京於是遠罷踰
百日挺之亦罷○流星出奎至天倉沒有聲如裂帛

○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大赦○己丑蔡京依前司安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辛丑熒惑犯畢○己巳月入太微垣○丙午歲
犯填○御筆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太白犯月星○三月庚寅
太白犯天街○丁酉特進尚書右僕射趙挺之為觀文殿大學士佐
神觀使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日卒贈司徒官給葬事謚清
憲○翰林學士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貴妃懇陳乞罷之戊戌改
授中太一宮使兼侍講○詔諸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
親為睦善外親為婣信於朋友為任仁於州里為恤知君臣之義為
忠達義利之分為和一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一八行見於事狀

著於鄉里者著隣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
虛保明申州如令一諸八行孝悌忠和為上睦婣為中任恤為下士
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大學免試為太學上舍司
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擢用○
夏四月戊午太白入井○癸未熒惑犯鬼及積尸氣○五月戊戌月
犯東咸○六月壬戌熒惑犯軒轅大星○月入氏○秋七月乙酉朔
熒惑犯靈臺○祠部員外郎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在祠部久不遷
蔡京既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夢得召對論周官太宰以
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
得自專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其罷之又
復從而復之亦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臣頃見陛下首嘗以治心
為言正為是也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為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
進以為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
己者乎臣願乘今更張之後推用此道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
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八月皇第九子構為檢校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蜀國公○辛未乾

寧軍言七月丁酉黃河清至乙巳復舊○甲戌月入畢○九月癸巳
 月犯壘堂陣○辛亥大享于明堂以神宗皇帝配○冬十月辛酉蘇
 州地震○太白犯左執法己巳大雨雹○乙亥月犯長垣○閏十月
 丙戌太白犯亢○臣寮上言伏見御史臺見勘公事上書人方軫輕
 詆尤甚其父通見任諸王府翊善詔方通先罷任令吏部與監當差
 遣蔡京之罷相也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
 司公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
 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
 記誣恐赫天下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若設九鼎鑄大
 錢置一衛與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
 徒無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凡妄作必持兩說劫持人主一曰此
 三代之法也一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
 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
 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怨而後已豈
 宗社之福乎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願見太平京欲鉗
 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方為邪等賊虐忠良奈何陛下以京為忠

貫日月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
 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可為陛下言哉軫竟坐此編管嶺南
 ○丙申太白入氏○丁未太白犯房○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置符寶郎四員二員以內臣充賞禁中符寶之事二員以文臣充掌
 外庭符寶之事八寶各鎮國神寶受命之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
 子信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十二月乙酉太白犯熒惑
 ○月入井

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赦天下○是日
 御製宣和殿記其文實蔡京為之○甲寅太白犯歲○庚申蜀國公
 封廣平郡王○月犯井鉞○甲子月犯軒轅○吏部尚書余深知貢
 舉給事中蔡疑中書舍人霍端友同知貢舉○二月壬午朔熒惑犯
 歲○癸巳月入太微垣犯內屏○三月甲子中書舍人葉夢得兼編
 修神宗官制六典○戊寅御垂拱殿賜貢士成都王俱等十三人上
 舍及第釋褐○甲辰月入羽林軍○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己未
 月入氏○六月辛卯熒惑犯天街○癸巳月犯壘壁陣○秋七月癸
 酉熒惑犯司怪○丁丑太白犯亢○八月庚寅熒惑入井○冬十月

大觀二年

蔡湯
所主
依俗

首

童貫
節度
使

蔡京
不知

丁丑朔太白晝見○庚辰歲犯壘壁陣○詔大火局令已下自今後若稍涉漏露應干乾象凌犯所主休咎者其所聞並傳報漏洩之人不分首從並當行戮斬仍許人陳告○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晝見○辛酉月犯井○命有司行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為法○趙霆嘗行河得龜兩首蔡京方以祥瑞事媚上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同知樞密院鄭居中言首豈宜有二人孰不驚異而京獨私主之意殆不可測上乃出龜棄金明池○壬申太白犯歲○十二月戊子月犯熒惑○癸卯流星出奎

大觀三年春正月丁未兵部尚書薛昂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彦近禮部侍郎李圖南給事中霍端友中書舍人俞皋右諫議大夫蔡居厚侍御史劉安上符寶郎宇文粹中同知貢舉○熒惑犯井○二月丁丑韓忠彥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己丑月犯內屏○丁酉中太一宮使奉寧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提舉龍德宮童貫為檢校司徒鎮洮軍節度使貫辭不受

童貫節度使
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勳領花綱其始因璫之言察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遂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

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盡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任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規其國適為遼人所規又縱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悔甚至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內修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夫

癸卯太白犯壁壘陣○月犯斗○乙丑御集英殿賜進士賈安宅等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三十一人宦者梁師成與焉名在第一甲第十一○丙寅熒惑犯鬼○辛未太白犯歲○夏四月御筆禮以別尊卑明分守則器用之制設飾之文多寡之數等衰之節宜各隨其品秩分其貴賤以立制度○月犯五諸侯○癸巳御製七言詩一章八句賜賈安宅等○五月太白犯天陰○六月甲戌朔侍御史毛注言蔡京陰補入仕素不知書嘗形簡牘以待寶為扶寶眾目為扶寶侍郎○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其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先是石公弼言京之姦惡雖中

蔡京加恩罷相

石公鴻毛注

何執中為相

正天

外憤然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莫保每託以紹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無所畏忌外則生事於四夷內則殫竭於民力託爵祿以廣私恩濫錫予以蠹經費○毛注言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福震動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趨宰相之門而不知君父之尊知徇流俗之習而不知法令之可畏文昌舊省一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近累陛下之迷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公弼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京計則得也為朝廷之謀則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庭奔競無恥附下罔上習以成風豈可謂正百官也輕名器以招權厚廩祿以姑息內耗國計外侵民財帑藏空虛人心嗟然豈可謂安百姓也欲為已功生事夷狄黔南之舉夷夏蕭然邊陲彫殘民不堪命豈可謂鎮撫四夷也○庚辰月犯平道○辛巳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學生張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有若曾布之贖汗有若趙挺之之蠢愚有若蔡京之跋扈人主止論一相陛下除相如此天下何賴焉比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不過援引契舊鄉閭之人布之清列而已至如蔡京盜陛下之恩賞以植私黨以結人心執中必不敢爾顧其才術不足以有為然成命已頒不可復汗而右揆尚闕猶可擇入也又言臣觀考蔡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誣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鉗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務遠略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其曾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事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壬辰太白入井○秋七月熒惑犯左執法○庚戌日犯房○八月癸未劉安上為右諫議大夫○甲午月犯井○冬十月甲午月犯少將○乙未月犯

謁者○十一月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筭學合奉安先師并配享從祀臣等稽之載籍合之典禮宜尊黃帝為先師而以其當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成車區常儀為配享又以後世精於數術者商巫咸周箕子周南高周榮方晉史蘇秦卜徒父已上七十人擬從祀○壬子尚書省言甘露降左右丞廳并柳竹凡百三十本○是歲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十月

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邇來諸路以八行貢

徽宗 大觀三年

老謂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學知先王之道其為行不悖於義而已
 以親病而割股閭里小民時有能者官有給賜憫恤其愚有愛親之
 心而至於毀傷支體用是以恤之士而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然頂
 刺血非聖人之教常誦佛書豈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
 貧皆不足以為異伏願下之大學俾貳博士考以道義別白是非
 澄去冒濫從之○丁未月犯天街○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
 斷指者○辛未新知杭州張商英入對上語及蔡京亂紀綱事商英
 曰京自來專恣無所忌憚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安得
 不亂商英言祖宗以來擢用臺諫官或出自宸衷或採於父次或下
 禁從各舉所知號為不次用人然自州縣選人召對者不過三四人
 而已曾未見近歲多士拔擢之驟也由庠序不數月作六察由六察
 不數月作殿中侍御史又不數月作侍御史作中丞作諫議作給舍
 作執政問之以政事則不知也問之以古今則不知也問之以邊防
 則不知也問之以錢穀則不知也安得有限之名器而待無窮之進
 取哉○辛巳太白犯歲○巳丑張商英為中書侍郎○辛卯月犯斗
 ○三月陳正彙者璣子也先是璣居明州遣正彙以事如錢塘正彙

素聞其父言蔡京姦邪將不利於社稷且聞京嘗有傾搖東宮意及
 是又聞蔡密盛稱京後當獲福非常亟詣杭州告謀反有端事連陳
 師錫時蔡疑帥抗遂執正彙送京師下詔獄璣自明州赴逮吏齊璣
 使承教正彙妄訴璣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京反謀璣實知之願得筆
 札悉以聞吏恐懼不敢與正彙坐所告失實竄海島璣安置通州師
 錫亦貶郴州密但勒停云○甲寅月犯亢○四月太白犯井鉞○庚
 辰太白犯井辛巳入井○五月甲辰熒惑犯歲○秘書監何志同奏
 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祕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
 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本者不過
 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且及今有所搜採視
 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詔改立詞學兼
 茂科○乙卯彗出奎婁間○甲子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
 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制曰且禡師臣之秩俾參官保
 之官○京西轉運使張杲言蔡州諸縣有瑞麥一莖兩歧至七八歧
 者凡十畝具圖十二本以聞○六日戊辰朔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
 追復特進○熒惑犯月星○乙亥月犯進賢○癸未歲犯天陰○庚

大觀四年

張商 英相 作皇 宋聖 典 取陳 堯集

張商 英相 作皇 宋聖 典 取陳 堯集

寅太史局言彗星全消○秋七月戊申月犯斗○戊午月犯歲○辛酉燄惑入井○八月甲戌月犯天江○閏八月丙午填犯泣○丙辰燄惑犯鬼又犯積尸氣○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張商英表上表州瑞禾圖○冬十月戊戌太白晝見○戊午太白犯氐○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圓壇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改明年元曰政和○戊寅右僕射張商英表願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若陛下增光潤色之事率以類貫其篇所定篇目凡十七曰原廟官制新省差除三全學洛斷例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守具禮樂營造羅便茶馬○是日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月犯五諸侯

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午吏部侍郎姚祐知貢舉中書舍人宇文粹中禮部侍郎潘兗同知貢舉○癸巳詔明州取陳瓘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二月辛丑太白犯鎮○癸卯老人星見○乙卯月犯斗○三月癸亥朔御製御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常寺許之

漢官各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之世唐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人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宋監十四

十七

○夏四月丁酉日左右有青赤珥○五月壬戌朔內降劄子往歲圖利之臣妄與論議創行鼓鑄當十錢遂致奸猾之民所在盜鑄濫錢益多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儻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今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是月蔡州獻瑞麥一莖兩歧或三五歧至八九歧近約十畝遠或連野○再下通州取陳瓘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六月己酉月入羽林軍○秋七月丁亥秘書監詳定九域圖志何志同等欲乞申命有司參酌舊制量戶口多寡之數以為諸縣升降之法使縣之名第常與戶版相應不惟有以示太平生齒之富而煩簡劇易按籍可考詔可○八月詔增崇玉仙聖母顯號行冊禮○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丙申月犯心○己亥老人星見○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九月詔陳瓘送台州羈管○辛亥知鄧州張商英衡州安置○十二月乙未太白犯鎮○乙巳臣僚上言舊係黨籍人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中書解釋成文按瓘身非史官名在謫籍輒以私意偏見去取日曆撰成文集竊恐假真偽變易

是非異時更相傳習眩惑群聽實非細事乞下權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

羅晉自序云呂惠卿既與王安石交目乃進安石一手簡又進目錄四卷俱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効惠卿四卷為之也權為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在鍾山對上熱中之時崇寧中權貶濠州乃著台浦尊堯集其後蒙宥北歸謂劉安世曰權昨在諫省嘗以王安石北于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北也又嘗以安石為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用安石亦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權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之書以自明改過之心會右僕射張商英請編皇宋政典畫旨下權取索尊堯集權以此書之語大違國是不敢先達外廷乃具表繳申政典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拆已初成之日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安石坐像而權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銜權又起遷人石械知台州權前以上書曾布謫海陵蔡疑為長書遺權云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詞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明年竊以對策魁多士所陳時務頓異前書於是愧悔欲殺權以滅口密贊蔡京之黨出力尤甚權意械必當受疑風旨且將因事搜檢其家并取疑書乃預為封事具陳所以得罪於蔡疑何執中者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謹謹封未幾械果遣兵官突至所居大索行李攝權至州械垂簾列五木如制勘狀權遽問曰今日之事被旨耶械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之權曰然則取權尊堯

宋監十四

卷八

集耳追權何為因曰君知尊堯可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謂詆誣何丞相李術淺陋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以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以權語中朝廷權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怖械屢揖權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爾良可畏也械始發權篋得其所上封事見其封題有臣名不敢開視遂具以聞何執中蔡疑果大怒尋罷械台州

遼主天祚賞刑僭差虐用其下視諸蕃屬國如奴隸大海出名鷹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遼人酷愛之必求之女真至天祚責海東青生金大珠之貢尤苛女真不勝其擾於是諸部皆潛附阿骨打謀舉兵以拒遼人

女真 阿骨打 遼人

蔡京 賜宅

政和二年春正月丙寅翰林學士蔡疑知貢舉吏部侍郎慕容彥逢給事中宇文粹中起居舍人張潔並同知貢舉○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河南府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三月歲星犯司怪○已卯御集英殿賜莫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七百一十五人○六月丙戌朔御筆手詔自今三少自密院省臺寺監與百執事官非爾所職勿行非爾所責勿言

政和二年

毋利以口舌動敢不遵承以違御筆論

御筆論 祖宗紀綱之所寄大臣總之給舍正之臺諫察內監司察外自崇觀奸臣創為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請御筆行之而奸臣之所自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違犯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總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辛亥熒惑入井○乙卯白虹貫日○秋七月乙丑熒惑犯太白○歲星犯積薪○己酉老人星見○九月乙卯朔流星出斗西南方有尾跡照地○丙辰知定州梁子野奏管下有嘉禾合穗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十月戊子蘇轍卒○壬寅日左右有青赤珥○御史中丞俞卓言今日士風有觀望苟合之弊有頹靡不振之弊有阿黨之弊有誕護之弊有巧言諂媚之弊有奔競請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於好進革好進之心禮義廉恥為本○臣僚上言梁子野上表進嘉禾內二科一穗以膠粘紙纏前日李諫之黜未踰時也而子野無所戒懼如此詔本州官吏並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政和二年李諫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以盆中漬之一夕而解竹旬故楮皆見於是責諫欺罔散官安置焉

○十一月甲戌太白犯天江

政和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兵部尚書俞卓知貢舉給事中宇文粹中中書舍人張諫同知貢舉○乙亥熒惑犯太微垣丙屏○二月

詔太陽自午時後上有戴氣下有氣承戴並現乃為祥應送秘書省

○丙午王雱特封臨川伯從祀於庭○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太史局奏太陽當食至未時七刻日體圓明全不虧食○壬戌月犯長垣

○癸酉御崇政殿賜兵士陳公輔等十九人上舍及第釋褐○戊寅歲星犯積薪與見○夏四月壬午朔詣玉清和陽宮行奉安禮太師

蔡京為禮儀使皇帝行李有祥雲回旋觀者莫不稱慶○丙申流星出心向西南方有尾迹照地○閏四月壬戌歲星犯鬼○乙丑熒惑

犯太微垣右執法○五月庚辰朔夏至時北郊有司攝事于舊方丘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旁人穿燈燭

而過又及壇上禮將軍因忽不見○丁酉月犯壘壁障○庚子大盈倉火○六月太白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八月辛未太師曾國公蔡

京等言伏觀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燕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二音今樂並已增入五聲八音於是始備按試克諧頒降天下

徽宗 政和三年

俞卓論士風

奉安和陽宮

黑青見壇壝

大成

上表稱賀○冬十月劉師言今月四日幸執赴學按試兩學生所習大晟雅樂至第二章曲未終有仙鶴四自南來盤旋飛舞呂架之上徘徊欲下眾人歡呼遂由表北而去乞宣付史館從之

紹聖之初姦臣復持王氏之說祖禹將去朝廷上疏論日食因曰臣恐邪臣欲寬聖慮或云日蝕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謹勿聽也自紹聖至政宣姦臣誤朝之論及本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贊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痛哉陳堦論蔡京之惡曰不畏上天原其情也

取錄

請封

○庚戌手詔朕荷天顧誤錫以元圭將來冬祀可措大圭執元圭庶格上天之心以敷佑于下民○提舉荆湖南路茶鹽事范之才奏體訪得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愚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詔令宋喬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尺幾丈飛鳥多死九街水滑人馬不能行○十二月河南尹蔡安持部送道士僧耆命官學生赴闕恭請皇帝登封中嶽甲戌御崇政殿引見面賜不允詔書

將獻
言忠
節建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甲辰兗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及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若谷等詣闕進表請皇帝行登封之禮拜表引見並如河南府已得指揮○二月庚戌月犯昴○丁巳御崇政殿賜貢士張綱等十七人上舍及第釋褐○鄆濮二州命官學生道釋耆老等八千六百餘人並詣闕進表請車駕登封太山自是開德興仁穎昌府鄭州廣濟軍並許詣闕進表詔止令遞表以聞優詔不允○三月辛卯詔皇長子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夏四月尚書首言甘露降邢部侍郎及都官中郎廳○提舉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藥牡丹雙頭數朶○蔡攸言秘閣槐枝連理○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澤以太祖配○癸巳翰林學士王黼為戶部尚書○御史中丞蔣猷言祖宗時未嘗素內臣建節者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猷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缺望若使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上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當為卿社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八月癸卯朔太師蔡京言家賜瑞瓜雙蓮雙花瑞穀上表稱賀乞付秘書省從之○詔應奉御筆者只作御筆行下餘並稱聖

何晉
打攻
遊人

冊皇

太子

錄琦
彥博
功

賜奉
人第

平生
異數

旨○詔知湖州章援特除名勒停接父博追贈觀文殿大學士接表謝其言多文飾故有是命○御筆昨日有鶴二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尚書省言今月二十日有鶴約數萬隻蔽空飛鳴自東北由大內前往西南而去詔許拜表稱賀○建州言建安等縣竹枝生花結成稻米民間採取食用及搬入城市糶貸所收約數十萬石詔許拜表稱賀仍令貢百石上京○巳巳歲星入太微垣○九月甲戌詔改宣德郎為宣教郎○冬十月辛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二月乙卯太白入羽林軍○相州野蠶成繭○是歲阿骨打遂叛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朱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為帥攻破寧江州蕭奉先弟嗣先兵潰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十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應遼東界熟戶女真阿骨打皆虜之為用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所至劫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出征之兵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士無鬪志遇敵輒奔

宋政和五年春正月乙亥癸惑犯亢○丁丑歲星犯左執法○壬辰月犯心○二月壬寅太常寺奏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丁未定王祖言蒙聖恩立為皇太子乞專宮

宋徽宗

十一

官吏不必備置諸司庶局皆令兼攝至於冗卒亦乞蠲除務從儉約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稱君父教育之意從之○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庚申老人星見○辛酉歲星入太微垣○三月辛未朔太白晝見○御筆比覽元豐訓詔得故相韓琦文彥博至和嘉祐定策之勳功在社稷琦可封郡王彥博可除罪籍復舊官○丙戌月犯房○癸巳御集英殿賜合格進士何臬以下并宗子公惠等及第出身文學總六百九十二人褚詠不對所問其言狂妄令開封府押歸本貫密州○夏四月癸卯詔天下一萬戶以上為望七千戶以上為緊五千戶以上為上三千戶以上為中不滿三千戶為中下一千五百戶以下為下從戶部負外沈璘奏請也○庚戌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為名及集賢殿修撰為右文殿修撰○太白犯五諸侯○六月壬子月犯狗○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升汝州為陸海軍路權言前知汝州珍祥屢發上于御府者芝草五千餘本馮磁山子一百二十坐絕色絛文并堪造器物又三千四百餘斤瑞穀瑞禾瑞萱甘露野蠶成繭其目不一故有是命○甲午武安軍奏信都縣范濟家黃牛生異獸牛首鹿身色白有牙爪遍體皆鱗而黑

徽宗 政和五年

又彥
得賜

太子
碎琉璃
錫餅

陳瓘
自便

女真
契丹
冊

毛多與圖史所載麒麟相類村民以水澆之祈雨因而致斃竊慮即
 是麒麟今畫到圖一本進呈詔遍牒諸路州軍今後如有生到似此
 之類異物仰如法收養不得亂有傷害○八月戊申詔文彥博考其
 茂勳者在廟社除官爵已復外可特賜諡曰忠烈○詔陳邦光差提
 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
 器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問道義相訓乃持玩
 好之器蕩吾志邪命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
 是遂斥邦光○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不犯○甲寅是夜流星
 出柳宿急流至濁沒赤黃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
 國家建造宮室之象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甲子蘄州奏蘄水縣
 界內遍地生芝草收採到一萬二千六百枝內一枝紫色九幹○乙
 丑癸亥犯天江○陳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
 旨特叙承事郎許自便瓘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
 鐫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筆批叙復數內陳瓘
 合取旨與差遣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瓘
 以為起廢有漸也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家狀雖當供而差

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質困而因茲乞憐爾乃報以家狀昨因削
 籍毀弃無憑供見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開封尹盛章與石悝有
 私隙取密旨下悝於獄編置通州揚言為瓘執仇瓘聞而歎曰此豈
 盛世之所宜有耶遂挈家至九江因卜居焉○九月丁卯朔御製宴
 延福宮承平殿記○冬十月蔡京奏蒙宣示紫芝二本一本九葉穿
 穀而生一本兩葉與豆相附乞宣附史館許百官拜表稱賀從之○
 武勝軍奏襍縣生瑞穀安化等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內有金芝一
 本紫芝一本詔送祕書省

政和間汝蘄等州貢芝草以萬計予每見邸報則疑之
 四年春予為京東李司行縣至密州界縣令尉監採芝草邀予往
 觀彌漫山谷皆芝菌也五色俱有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
 十葉層疊高大衆色咸備者至郡見太守李文仲曰已採及三十
 萬本矣始知諸郡所貢未必不實
 但過多不可為瑞適為妖異耳

蔡京等以汝州碼碯生發并芝草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
 鶴集雙瓜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有奇上表稱賀○交趾進
 奉白象○壬辰太白犯罰○是歲天祚下詔親征女真女真乘契丹
 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親臨陣戰三合野皆橫刀軍中望天祚御旗

政和五年

李良嗣來
獻取
燕山

設于
道齋

西南向即隨之而潰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

丙申政和六年春閏正月癸卯月犯司恆○已酉感星犯亢○雄州

安撫和詵引契丹亡人李良嗣來朝良嗣燕人知契丹必亡歸漢力

陳可取之計賜姓趙時和詵久以厚賂納結朔方豪雋士多歸之以

收燕山圖來上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

○三月乙未朔知吉州程祈言州學生扶邦彦家收得異禽蓋鳳凰

也及至乃知其狂妄劄付本州照會○四月提舉李清寶錄官蔡攸

奏今月二日皇帝詣宮設千道民大會有羽鶴來翔于始青天祥兩

殿之間

重和元年赦文云云其後宦官道士有所不悛必託為帝

誥則莫不如志又為大會於寶錄宮既齋引群臣士庶入殿聽林

靈素講東輿為設帳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靈

素徒辯給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滑稽嬉語上下為大哄笑莫有

君臣之禮矣道士有俸而齋施動獲千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

數百十頃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髮衣玉石者幾二萬

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之日得一獻

餐而觀施錢二百

謂之千道會云

○丙戌詔監司守臣不得以進獻為名貢花果海錯什物○六月癸

亥朔詔賜宣教郎徐積謚曰節孝處士○禮部尚書白時中等奏今

將崇寧貢舉法改修成御試貢士救令格式總一百五十九卷乞冠

以政和新修為名頒降詔從之○秋七月歲犯亢○校書郎譚世勳

為司門員外郎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者皆越次

升擢世勳坐直舍繕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其黨有與世

勳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勳謝絕之更六年不遷○辛酉御筆走馬

承受公事可改為廉訪使者○八月宗正少卿閻立顛奏修纂玉牒

屬籍太祖皇帝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皇帝下以元宗仲士

不善汝魏王下以德承克叔之公彥各依昭穆分位增廣秩數○丁

丑災惑犯靈臺○庚寅提舉崇福宮神師道先是知懷德軍得召見

訪以邊事師道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策也童貫欲

徙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新邊所招之數上問師道如何師道

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擾近之患先及矣○九月癸巳災惑入太

微垣○癸卯詔鼎閣奉安鼎

譚世
勳不
附梁
師成
修王
號字
神師
道戒
與兵

方士王子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上出御筆曰遷移神

象大器可令疾速排辦魯公曰何不祥邪乃奏改曰定鼎初鑄九

鼎皆以九州水土內鼎中及奉安於九成宮至北方曰寶鼎者上

政和六年

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于外曾公私怪之殊不樂其
後終以北方致亂方致亂

庚戌太白犯斗○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定鼎禮儀使蔡京奏十
三日先定鼎於帷殿有鶴飛翔其上至十八日有白雲排列如卧在
鼎上凝然不散十九日奉安之際有雲飭見於日旁又據太史局申
日月俱有青赤黃珥伏乞宣付史館○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
神像可遷付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

安鼎
祥瑞

又踵祥符故事下詔上玉皇與土號合儒者說曰昊天玉皇上帝
后土皇地祇率百官上冊於玉清陽和宮焉二王先生語多在後
仔昔死政和七年時有林靈素温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為
所在貶惡久之去為道士左街道錄徐知常引之以附會諸閣又
以神霄玉清王者上舊所誦大洞經中語也始曰神霄玉清王上
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乃以其弟王東方
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
華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惠亦下降佐帝君
之治又曰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元仙伯鄭居
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閣率有各位王黼時為內相乃曰文革
吏盛章王革時迭為天府乃曰仙獄吏伯氏時主進奉乃曰園苑
寶華吏又謂上寵姬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
乃賜號通真先生初劉真二王先生皆為上所禮然有神恠事蓋

宋監十一

十一

出自方士也及靈素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以獨佐之而已
每自號小吏佐治故上下莫可攻其非者然靈素實無術徒敢大
言是時上與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群下者數以語近侍
於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庚寅朔太白犯壁壘陣○太師蔡京等言伏見六十二處並
降甘露二十處木並皆連理四處牡丹並皆駢生一萼二處生芝草
二處芍藥雙頭二處祥雲見三處並現毫光祥煙鄆州有仙鶴約二
百隻飛鳴梅州枯木再生枝乞許拜表稱賀詔休又言異州黃河澄
河○甲午詔帝象改為隆鼎正南形鼎為明鼎西南阜鼎為順鼎正
西鼎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壯鼎為齋鼎
正東蒼鼎為育鼎東南風鼎為潔鼎鼎閣為圖象徽調之閣○巳亥
祀昊天上帝于圓壇以太祖皇帝配○十二月癸亥熒惑入氏○宣
和殿學士盛章詳定九域圖志○製瑞鶴旗先是元符二年武夷君
廟有仙鶴迎詔又政和二年延福宮燕輔臣有群鶴自西北來盤旋
於睿謨殿上又奏大晟樂而翔鶴屢至因詔加此旗○是歲微行始
出

改九
鼎名

政和七年春正月壬寅熒惑犯歲星○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

師二月御上清寶錄旨命通真先生林靈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
 降生記有翔鶴數十飛鳴以之○夏四月庚申御筆卿等表章冊朕
 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門童流用不可令天下混用○六月都下
 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器兩時而止○秋七月乙未熒惑犯天
 江○甲寅詔季秋大享明堂以歌並用道士○八月月犯牛○老人
 星見○十一月庚寅詔蔡京老乞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初童貫附京以進既顯浸與京異京疾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
 專北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
 虛名爾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豈非
 貫之功京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監軍爾藉使臣當今日
 亦不能為之况伐敵國乎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章凡四
 上而上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貫大懼因以其城西外圃
 與京西湖隣墻流水相接為名邀京子攸及條脩同出城相見議分
 定界至遂為攸置酒厚甚以二犀帶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
 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北事只我了得他人為之必鑿脫及其貫爭
 權弗勝遠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也或曰京未始有此言

于上特其子條假託以欺世云○甲辰冬至後一夕有大星如月徐
 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十二月詔修神保觀神保觀者
 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
 土又有飾作鬼神巡門催納土者東粵亦微幸而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吉語也後數日有旨禁下絕○政和後上巾裹及衣服獨
 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死固皆効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
 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奇獸麋鹿駕鶴禽鳥動數百千蹄隻實園中
 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
 識者以為不祥○宣德郎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
 居住

重和元年春正月丁亥熒惑外屏○二月辛酉先是詔造太極
 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
 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
 龜大蛇虫魚金輪之鼎至是奉安

崇寧二年用黜徒魏漢津言鑄九鼎至政和八年又用
 方士之說作神霄九鼎遂有十八鼎鳴呼黃帝鼎成昇仙夏禹以
 真金鑄鼎事不見於詩書司馬遷好奇取他說載之史記而後世

遺使

寵韓

臣言
事邊
實貴

打稱
皇帝

想慕不已此皆蔡京相業敢為怪誕如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真講買馬舊好○三月戊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八十三人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開封王昂為榜首○夏四月壬戌御筆韓琦弼亮三朝功在王室眷其後嗣宜有寵褒朝請大夫鴻臚純彥力學有文早登賢科揚歷中外靖共日著可特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賈而論之貫起自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賈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

○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亦保悅人主聳動天下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事蔡確欲固其寵則與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求洛之役章子厚之於鄆都蔡京之於青唐洮河皆是謀也然皆求逞於西而未嘗開釁於北也貫做何人哉敢以蚊負山耶然致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不能取燕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將伸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而民怨財竭內潰外叛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在夾山死在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女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遂藉女真納賄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既不能取吾又從而取之此彼之邀索所以無已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取燕之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辛亥太白犯權星○八月丙辰月犯房○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即遣使詣天祚議和所求凡十事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自此無患矣請許之○九月庚

徽宗 重和元年

辰朔流星自斗魁向東商有星迹照地○是月掖庭大火○閏九月
癸亥熒惑犯進賢○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晝見○十一月御筆比綠
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臣
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死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
敢諫之士議加爵賞堯臣許用安悻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承務
郎○壬申太白犯天江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
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
觀尋段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詔復舊○乙卯月犯填○二月
癸未老人星見○三月安州孝威縣獲古鼎六蔡攸驗其款識有云
王伐虎方之年實始作器虎方蓋西域也陛下屢問罪夏人此鼎歷
歲三千一日自發比漢汾睢所獲誠為超冠詔許百官表賀○天祚
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明年五月上京破和議遂已
後天祚雖復請盟阿骨打皆不報○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丙
戌日有赤黃冠氣○五月乙亥歲星犯斗○大水高十餘丈犯都城

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家晨起扶

宋監十

北七

林掃階若有大大蹲其旁質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遂為作
坊兵士眾取而食之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玩其身僅六七尺若
世所繪龍其鱗作倉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
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焉有聲如牛攻諸傳記則實龍矣後十
餘日大水至又云既大雨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
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初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
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自西北數十
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有多自西北俄及東北又延
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而正後復大水條時切以謂與丙午及
此齊末占同後事驗亦甚明

李綱 淪水 災得 責
六月起居郎李綱奏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誠大異也此誠
陛下寅畏天戒轉詢衆謀之時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伏望特
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
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災異李綱所論不當罷
起居郎○八月老人星見○上既遣使從海上與女真結約共圖契
丹高麗一日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館醫其勤日
久引醫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用兵遼人實兄弟國
苟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不得已願二醫悉
紀布陣禦敵之狀告諸天子早為之備所以求醫者正懼油則為小

宣和元年

高麗 託醫 今備 盧

祭黃
放白
催

曹輔
上書
得貶

良嗣
使金
夾攻
之約

方臘
反
改元

國之患矣事既聞上不樂命中使諭曰命汝為醫乃敢預國家事乎
 ○九月癸亥熒惑犯壘壁陣○十一月戊辰遣監察御史周武仲察
 訪淮南先是臣僚上言淮東大旱下戶流離康衢之間百錢賣一兒
 斗粟易一女父不能保子夫不能保妻而部使者安坐略不介意而
 武仲有此命○大學生鄧肅進詩諷取東南花石坐屏出學押歸本
 貫肅南劍州人也○放林靈素歸温州先是京城大水遣靈素禳
 之不驗靈素又嘗衝太子節不避太子擊之訴於上上遂厭之乃逐
 去○十二月癸酉朔刑部尚書宇文粹中進對如放欠負一事自來
 朝廷黃紙放監司白紙催之語上曰白紙催正做得抗救待令覺察
 編置監司數人便可止絕令百姓受實惠○是歲正字曹輔編管柳
 州時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輔慨然上書奏上出示宰
 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輔曰臣有大小
 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太峻否少宰王黼曰
 有是事乎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
 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既而編管柳
 州居擲六年兩遇恩沛王黼當國不得移命輔怡然不以介意

宋

上皇自政和以來為微行每出乘有輿並無呵衛前後

數內臣尊從而民間指目為小轎子置行幸局主供帳飲膳等局

中人過出即稱有排當次日不歸即傳旨稱瘡瘍不坐朝閣門等

殿日有探候聞有排當即知必出聞不坐朝即知不歸卒以為常

始猶外人未盡知因蔡京章表云輕車小輦七賜臨幸即報傳四
 方盡知之矣靖康初召輔為言官遷簽書樞密院次年卒于南都
 宣和二年春正月己酉月犯畢○二月壬申朔歲星犯壘壁陣
 乙亥遣趙良嗣王瓌使金國仍以買馬為名其實約阿骨打夾攻
 契丹取燕雲舊地夾攻之約蓋始乎此○辛巳老人星見○五月趙
 良嗣王瓌等至薊州會阿骨打已出分師三路趨上京引良嗣觀攻
 城不旋踵而破○丁巳祀地于方澤○丁卯朱夢說坐上書論事編
 管池州○六月丁丑太白晝見○庚寅流星出氏入天市垣○秋七
 月辛亥月犯牛○九月己酉日有赤黃戴氣○冬十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已卯太白熒惑熒惑犯亢○睦州青溪縣有洞曰幫源群不
 逞往往囊橐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術誘之竟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
 正縱火大掠從之者幾萬人○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僭改元求樂以
 其月為正月○已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深為鎮西軍節度使
 依前少傅知福州○癸卯詔侍御史陳堯叟論事不當語言狂誕送

嚴宗 宣和元年

吏部與監當差遣○十二月辛卯月犯東咸

宣撫使○戊申焚惑犯斗丙辰焚惑入斗○二月壬午月犯角○庚

申御集英殿賜何渙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六百三十一人○是春日

有變忽青黠無光其中凶凶而動若鈺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

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方作人多憂之以謂禍難

必未已也○夏四月盜起睦州中丞陳過庭論致寇者蔡京養寇者

王黼又劇論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罪著賄盈皆宜正典刑以謝天

下遂奪職知蘄州未幾散州安置○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捨方臘

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湖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

赴杭州宣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是月汝

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五月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

○丙午錫貢士閻喜宴于瓊林苑賜御製詩○月入氏○童貫奏生

擒方十三等平蕩賊洞了畢上表稱賀○八月癸巳朔老人星見○

已亥太白犯勾鈴○丙辰方臘伏誅

宣和四年春正月壬申焚惑犯天街○二月辛丑太白犯壘壁

陣○三月金人初以正月癸酉陷中京天祚奔夾山李處溫謀立燕

王溥溥於天祚為從叔號天錫皇帝遂廢天祚為湘陰王遼國自此

分矣朝廷遂遣童貫勸兵十五萬廵邊仍以御筆三策付貫五月童

貫駐軍雄州神師道屯白溝癸未我師敗於蘭溝上聞師道敗亦甚

懼遂詔班師

蔡師不可任張覲不可納然皆非根本之論也蓋在慶曆景德之

時虜勢之方強故未有可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內外俱叛而已有

可取之虜則攻遠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遽通然以方張之勢勢

垂及之虜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女真亦未為失策也全燕之地

我太祖百計而不能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克取今也兼弱攻昧可

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閩河之大勢則燕亦在所當取也郭榮

師以逐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覲以平

州來則撫之亦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夷狄久矣女真初未知

中國之虛實吾之使者泛海屢至而遂為其酋所辱則既輕於始

矣及議山後地粘罕猶曰南朝四而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如

強大白郭榮師已降之後遼人垂城之固亦足以覆官軍觀虜

酋告馬廣之言曰劉延慶一夕而遣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

不任蔡師不納張覲其能保全金人不入寇乎蓋當時之患不在

奸倖之積熟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絲山，恐妨行祭，是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之使遼也，遼人笑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耳為辭，粘罕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冒花石綱而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東之盜起，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有夷狄之禍者，景德之虜虜，慶曆之澶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者，以內無夷狄之禍也。宣和之間，在內之夷狄不一，則女真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必有小人宦者兵將盜賊之禍矣。

○是歲四月，貫始出師，白虹貫日出，門而牙旗竿折。至蔡攸再出師，有少保節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後，次日二認旗皆失之。又出師連數夕，有流星大若杯椀，自紫微文昌出，不一所，或犯天津河鼓，越天漢斗牛，亦不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匹練，每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踈，十餘夕皆然。蔡條密白其父曰：以此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京以動色，然太史皆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大震，雄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貫攸拜之，藏以銀合，置於真武廟。明日俱死，又馬生兩角，長各三寸及四足，皆出距方，以為龍馬，貫以進御。

宋監十七

卷之二十一

獨上識而甚不樂也。○秋七月戊辰，月犯建。○八月庚戌，月犯填。○

九月丁巳朔，詔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送廣南編管，以為妄議朝政之戒。昭書云：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能果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乙丑契丹易州守高鳳等以易州降契丹，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州降。○十一月丙辰朔，流星出王良至紫微垣內，上輔星有尾跡，照地。○癸酉月犯權星。○十二月丙戌，金人入燕，蕭氏出奔。童貫蔡攸再率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遣王環由飛狐路禱金國主，令圖之。環見金國主，具言貫攸兵已壓境，不敢擅入，乞如約夾攻。金國主定議分三道進軍，時馬攜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猶不能收。我初聞南軍到盧溝，已有入燕者，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軍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喪

燕京

宋昭

馬生

師從來有何誅責擴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敗雖貴亦誅阿骨打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間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是日入居庸關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契丹蕭幹等車帳出城行未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宰相等皆迎降金國主遣馬擴歸獻捷

癸卯宣和五年夏四月乙巳童貫等言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具表稱賀○五月甲寅太白犯鬼○己未御文德殿以收復燕山府雲中府兩路群臣稱賀賜王黼玉帶○是月金國主阿骨打卒第兵乞買立○秋七月甲子月犯牛○八月辛酉日言日當食不食○壬午歲星犯井○是月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落職降官頤浩嘗奏燕山一路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上河北燕

山路危急五事詔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御筆令頤浩赴宣山出頭供伏軍令狀○九月癸丑詔王安中知燕山府度郭藥師蔡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袒時人竊比之祿山○己未熒惑

○冬十月乙酉雨水冰○十一月丙寅辛丑黼賜第觀芝草

王黼事結梁師成既為相再賜大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告功黼益得意乃妄記言家之屏風生快活那若太師居處莫不耳大師謂蔡京也時上既幸黼設便門過師成腹來黼家駐蹕因六師謂蔡京也時上既幸黼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爭趨上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師成與師成乃共持上而出撫諭之上解不得語矣後入夜漏刻乃開過龍德宮復道小墻謂陳寨門者以還內官者十餘人兵接之而去二衛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易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以心始安祖宗以來

有也 辛未

庚午太白犯房○十二月己巳月入氏○是月京師地震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御樓觀燈簾幕重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扣簾謂上曰汝有何德而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上怒甚命中使傳旨治之於是垂掠亂下又加炮烙略不語亦無痛楚狀因又斷其足筋俄於刀鑿肉血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夕之懼至暮終不得為獨人行盡之○己巳月入氏○是月京師地震○二月辛丑承事郎楚州居住陳瓘卒

宣和五年

史臣曰

范純仁晚年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所以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未成開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出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將用也瓘通易數自謂與邵雍之數合至如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其彈蔡京之疏云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驗其言於今也悲夫

金

○閏三月庚辰熒惑犯五諸侯○庚子御集英殿策試進士○夏四月癸丑賜沈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八百五人○六月辛酉月犯壘壁陣○八月乙巳朔金人怨朝廷納張毅遂攻蔚州絕山後交割意○九月丙戌揚時為校書郎及對力陳儆戒之言上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庚寅手詔以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宋史 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後道通禁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民市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罷謂之先賞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民方也號良嶽又改稱壽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深高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勳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開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專慶神運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勳緣此授節度使靖康元年冬虜騎再犯闕圍閉日夕折屋為新鑿

石為砲伐竹為筵離惟大石鑿址存焉

○丁亥月犯畢○十一月丙子太白晝見○十二月癸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是歲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辱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鬚其人可四十餘鬚鬢長僅六七寸踈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天祚

宣和七年春正月辛丑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擒削封海瀕王後踰年而卒○六月戊午劉安出卒

宋史 崇寧間蔡京每謂人如劉安出更確磨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嘗有乞將元祐臣僚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元祐人本無人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

著指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負擔至宣德門下忽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且速改也邏卒捕得下開封獄一夕已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時於獄中盡之○九月壬辰熒惑犯鬼○是日金人以天祚成禽遣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虜將舉兵以覘我也○秋有狐由良獄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冬十月辛

徽宗 宣和六年

傅察
死節

國

丑土星入太微垣。○戊子有流星尾跡照地如盞口大。○十二月金人陷薊州伴賀正使傅察為所殺先是金人未渝盟朝廷以故事遣察使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將疆以下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將疆以下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察亦不顧虜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虜酋天怒察死之。○已巳童貫遣歸京師初貫得越茹謀計無所出託以赴關稟議請太原帥張孝純諭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梧今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耶願少留共國報國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牧也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何為此行至京當即以兵來援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及臨事乃畏怯如此不思身為大臣當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不聽翌日行用九日至京師。○郭藥師以燕山叛執安撫蔡靖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舉官沈瑄等金人既欲犯盟自秋

宋監十四

廿

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十一月韓離不之軍壞燕山府鹽場韓離不至燕山郭藥師率軍官郊迎之

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為忠信無比故終不為之備於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亦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初靖端藥師常勝軍之情故常勉藥師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延饒于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畧然無益也是月壬寅詹度猶奏郭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峰目鳥喙活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子女孳奪居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詔梁沂盧宗原體究而藥師已叛矣藥師既叛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間知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被圍矣

○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以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已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粘罕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

徽宗 宣和七年

乃復引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人所殺○月入太微垣○庚申上禪
位于皇太子手詔皇太子相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
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是歲十一月祀南郊禮畢降壇而得邊報及上還御郊宮之端
誠殿時天未明百辟皆賀忽有鷄正鳴於殿屋之上若贊拜之聲幾
若相應和異常聞者駭之時已報凶酋寒盟○元豐之末嘗有物大
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廟登遐 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厭代自大
觀間漸晝見 政和已後遂大作形廣丈餘狀髮髯如龜行動蹻蹻
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後習為常 宣和末寢少出而
亂遂作此為黑眚宣和二三年春夏之際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
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因
忽在人家有力者夜必聚執槍棒而為之衛如是二歲乃息甫二年
則北征事起此亦黑眚也

欽宗



靖康元年春正月詔求言監察御史余應求先為按書
 奏略曰獻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邊鄙未寧為可慮百姓久困
 用日急為可慮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彊為可慮臣以為選將帥
 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選
 務減無名之費窮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害財之政用計勸
 治轉運之法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高賈馬之直明賞
 收人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不
 詔特賜章服○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復阻抑
 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丁卯金人犯
 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
 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不得濟何灌軍
 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虜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
 二千騎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其言州縣無備數取金縢
 宮禁間事者皆藥師之為也○己巳詔親征○先是大學生陳東

在學諸生伏闕上書略曰臣等聞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
 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于勤必以王
 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
 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
 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
 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
 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
 異口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至是
 黼童貫求州黼童貫官取贓無厭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
 直秘閣黼至雍立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
 取其首以獻勔削官放歸田里繼而羈管循州尋賜死彥亦賜死皆
 錮其家○上皇如南京○庚午以尚書兵部侍郎為尚書右丞東京
 同知樞密院李昉副之聶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
 見者皆非時賜對綱待班延和殿下通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
 綱語知東上閣明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

臣等例未有幸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釋而用劄邪
 即具奏詔綱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首路宰執欲奉陛下出
 之而去可乎上默然曰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
 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龍
 士對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綱曰
 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音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守
 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能
 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美
 下不以臣為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
 卒上即命除綱右承內侍上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口
 此上色變曰卿等無執朕將親往陝西治兵以復
 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
 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謂綱曰卿留朕治兵與
 與祝同出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曰決行

樓甲東輿服御皆已陳列綱厲聲曰爾等願以死守
 以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
 師塗下與為衛且虜已逼彼知乘輿之去
 禦之惟始命輟行○辛未上御寶
 議以命綱為親征行營中
 副之○曰時中能坐主出奔議
 事仍開門中書侍郎趙鼎
 外發旨樞密院耿仲同知
 兵入援○耿國於

所屬臣山積果
 中書侍郎趙鼎
 樞密院耿仲同知
 兵入援○耿國於

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副之望之即行少頃虜亦遣兵孝
王中成鄭望之入奏引見金使兵孝民奏曰上皇與大金結約海
上復違明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歡
喜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
王李執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
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李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
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執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乙亥虜
攻進天景陽門一帶甚急上命李綱督將士扞禦又攻陳橋封丘衛
州等處綱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
繼之○虜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大康雍丘扶溝鄆陵僅
存○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鄰率眾拒之
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二太子也○李執鄭望之等在虜營幹
雖不約見之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疋衣段百萬疋割
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為質望之辭以親王年幼乞
遣親王望之再三言之幹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
相所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幹離不遣蕭三宝奴耶律忠王內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丙子詔大金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
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敷數中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日下
於六部尚書鼎山等處送納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
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經賜帶各家有見在金銀只今納元豐
庫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官觀寺僧奉先普安諸墳六尚局諸
局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時從王孝迪之議揭榜立
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
萬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收錢金銀
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
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綱因巡城傳聖旨收榜人情稍安
以康王為軍前計議使人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閣見
李執李執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曰
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丁丑李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
綱力爭以謂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况都城平當
豈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昇蔽號為三鎮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

青康元年

順祖傳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
不當注今日之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斯
令有司會計少遲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
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謂都城破
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綱因求去上慰諭曰
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此徐議也朝廷即以誓書往所
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為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
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為後圖也○庚辰張邦昌從康王詣虜營
上于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執擊之
獲者甚多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丁亥
度使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
鳳兵至闕下既入見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
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鄴已講好矣對曰
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
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勅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
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曠可也於是別置宣撫司以

宋史十一

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為都統使
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
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
重○大李生陳東又言梁師成當正典刑詔黜為散官命開封府
押至八角鎮殺之○癸巳李綱李邦彥兵敏种師道姚平仲
三將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聲勢
不過十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
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日
綱為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其
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綱七國
侯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擢取誓書後三鎮縱其入中渡而
後擊之出必勝之計也上然之○二月丁酉夜都統制姚平仲率步
軍萬人劫虜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弃城下不可戰朝廷
姑緩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甚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虜以三
鎮係國家邊面决不可割每以其賊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

此三兩返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許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議欲夜叩虜營生擒幹萬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虜人皆知之虜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賢明出景陽門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斬獲其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所殲無復存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虜也○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殊使幹萬不軍齊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仍就迎康王○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諤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揆之徒是也所謂社稷

宋史十一

之賊也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小挫亦豈足為辱况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切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請諒忌嫉無所不至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費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幸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神師道以關外之事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神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衆指李

綱示 靖康元年

李綱
使右

張邦
相敏

李綱

李綱
張邦
相敏

京黨

實登

邦彥數其罪欲歐之邦彥疾驅以免百姓乃擊登聞鼓山呼震地開
封尹王時雍至請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
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歐之時雍逃去殺帥王宗濂奏
於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
密院事取南仲言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
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劄而磔之號於衆曰此逆賊也
即矯詔曰殺內臣者無罪綱皇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李綱尚書
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上不許命復節制勤王
師神師道亦歸其屬士庶知二人復用遂散時師道實不罷蓋外訖
流傳之妄云○范仲淹追封魏國公馬光贈太師張商英贈太保
○除宦籍李術禁○王孝迪罷以徐勣仁為中書侍郎○壬寅以沈
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斡離不軍先是康王在虜營幾月斡離
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代之○己巳康王自金營還○丙午虜退
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
告辭而去○己酉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
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蓋

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數道並進且
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
兵者依軍法○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
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
奪爾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
一切寢罷○詔河北堅守仍出奇掩擊時斡離不師還抵中山何間
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李邦
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取南仲左丞
李掄右丞○蔡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
言崔鷗上言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誣耀人主收天下之士以為腹
心遂致賊盜蜂起夷狄亂華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又竄
京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京患失之心無
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譴死
而海內以不及正刑誅為恨蔡攸從道君南下或云將遂復辟於鎮
江尋責永州安置徙尋雷二州又移乃安上復命即所在斬之蔡攸
亦以復辟之謗被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移郴州尋下詔數其十罪

徽宗 靖康元年

金人 陷隆 德府

吳 仁相

安石 罷

徐 仁 敏 唐 相 金 人 陷 太 原

綱 舉

追斬於南雄州賈忠於曩盈卒以起戎胎禍流毒四海雖臨其軀不
 足以謝天下云○楊時兼國子祭酒○虜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
 粘罕攻之不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
 確死之○自李綱建議及遣城下兵追幹離不之師及邢邵間相去
 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少高平執政懼密
 啓於上前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
 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乘
 解体不復激擊第遙護之而已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破
 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三月張邦昌罷以徐
 勣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郎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吳
 敏與勣仁也好巧自營而廢國隄防者恪與聶昌也○詔金人要盟
 終不可保今粘罕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元主
 和議之臣又詔种師道等往助三鎮播告中外使知朕意○命李綱
 迎上皇于南京○夏四月上皇至京師○復春秋李官○追復呂公
 著等官○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從王時之請也徽猷閣待制譚

安石

一

世勳又言亦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六月丙辰太白彗惑感鎮四
 星聚張○壬戌彗出紫微垣○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禁○彗出
 東北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徐勣仁吳敏罷以唐恪為少宰何
 察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
 樞密院事○九月金人陷太原始粘罕以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
 城居之分兵防守使內外不通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
 粘罕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及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
 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提李阜孝忠
 三十六餘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
 城中軍民餓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初粘罕兀室余覲自
 太原幹離不撻懶聞自燕山會於山後草地避暑且議事及秋乃
 還議者謂粘罕兀室余覲三大酋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而我
 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
 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責授節副建昌軍
 安置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丁酉幹離
 不附真定府帥臣李說措置乖謬本路兵馬都鈐轄劉靖卒衆各夜

搏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竭力拒之至是偽移攻東城邈復趣身往
 應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其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鼓衆
 憑堞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為虜所擒身猶率衆巷戰顧其弟曰我
 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金人所
 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條絕脰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亦不屈死之
 ○戊戌幹離不粘罕以書來責問契丹梁主及余覩蠟書并割三鎮
 差揚天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太少宰一
 真同詣行府齎書陳謝過咎命王時雍曹暉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
 所入紐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
 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納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綸十萬疋以行

先是幹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
 書止之粘罕聞幹離不獲金帛不貸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數輩
 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虜
 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益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
 不遣有都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館伴邢
 侗曰金國有餘覩者領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
 之以圖二酋涼遂以聞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侗賜余覩納衣巾
 中仍賜倫等綸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
 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

粘罕遂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
 祚梁王与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之道与南朝奸臣結約毀我
 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
 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
 粘罕遊兵所得
 故虜以為辭云

○粘罕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
 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戩朝服
 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
 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雨水冰○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
 主尊號命康王使幹離不軍先是王雲奉使軍前回稱虜人索謝和
 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粘罕陷平陽府初金人
 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
 以守朝廷又遣刘琬統衆屯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
 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
 使我戰乎金人領精銳師寇回牛嶺於山下仰望官軍曰彼若以矢
 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進前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
 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凡官吏皆縋城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

陷○追王安石所贈王爵○辛酉种師道薨上臨其喪哭之甚哀後
謚忠憲○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出城北
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戊辰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
得二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巳巳集百官
議二鎮于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
溥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當范宗尹以下
七十人皆欲與之會李若水歸自粘罕所慟哭于庭必欲從其請先
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
矣何鼎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
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
溥及執禮入對議遂定○癸酉晚金人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領
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有婁宿大王者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之與之戰
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
為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乙亥命康王再使幹離不許割
三鎮并奉表覲軍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為皇叔上尊號十八字○丙
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訥來云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

畫河為言陸對殊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語上下洶懼即許之且以
兩府二人行唐恪既書敕何鼎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
命何也鼎不肯書因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至晚詔金人已
渡河百官疾速上城虜兵由汜水關渡河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
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土門清野○丁丑王雲取
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
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
恃也王不答○庚辰康王至相州○壬午康王次磁州人殺副使
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言虜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為清野
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居令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
嘉應侯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初言二太子重
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如何雲乘馬在後語百姓
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北關雖欲行不可耿延
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辯雲曰人言何足卹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
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
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蕃兵王

續通志 靖康元年

尚書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退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為虜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虜遣五百餘騎沿路訪問欲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寧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虜已南渡汝復回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何棗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遣耿南仲使幹離不軍聶昌使粘罕軍許以大河為界且告和○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有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鐵騎已逼城下矣○乙酉幹離不犯京師○初神師道聞真定太原皆陷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檄各統兵赴闕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令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於元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河南道軍住金房安復州及寇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効勇及東

宋監一

西路弓手七萬人分四壁守禦○大風拔木○張叔夜帥師入衛初上以手札趣叔夜提兵入衛叔夜即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伯熊將前後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賊遊騎轉鬪已丑至京城屯于玉津園至是勤王之師無一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為虜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傳措置四壁○閏月唐恪罷以何棗為右僕射○甲午金人陷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龔年都監趙士訢張謀張潛統制沈敷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盈粘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二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幾無唯類○丙申陷拱州○粘罕犯京師屯青城○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率牙兵千餘下城與虜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庚子金人遣龔慶等來貸糧且議和○癸卯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虜營欲燔砲架遙見鐵騎王師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溺墜死者以千數○聶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為鈐轄趙子清所殺剗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

欽定 靖康元年

位每佐佑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丙午遣簽書
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徽宗室士誦詣虜酋請和乞罷攻城幹
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
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虜以洞子奎
負土填壕戊申命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初虜攻城日急殿
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邸奉使至磁相間為士民所過不得進此
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猶以大字為難
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也於是募武
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齎詔皆假閣門祇候唯仔
先至出宸翰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
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
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壬子復遣曹輔馮徽及仲溫士誦使虜
營癸丑仲溫士誦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巢至軍前○甲寅大風自
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虜於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
天橋數坐下瞰城中砲傷王燮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
戰氣甚銳迫逐虜眾虜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冰陷裂卒驚亂虜眾臨岸效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
折○乙卯大雨雪彗竟天○丙辰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
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虜兵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及虜酋傳
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
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騎之去也師道嘗勸
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虜用雲梯薄城我
以撞竿衝仆之殺虜兵三千人虜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
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臂橫卧血中士卒見之心摧欲潰
又王宗濂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梳卒不與軍士皆怒出怨言再召
策應不肯就募京城闊遠斥候音問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唱將師
莫有以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兩日之間四壁卒皆下○丁巳先是
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酋令若水歸報趣何巢來議事
若水入城見上曰二酋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巢及濟王栩
為請命使午後巢栩回同金人四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
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戊午上御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
之罪傳宣撫諭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何巢鄆王楷詣軍前請和

二酋謂巢楷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人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巢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已未何巢再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無致驚疑○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何巢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從二酋相見上與語唯粘罕應答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十二月壬戌車駕留青城○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切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更令知悉○癸亥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側○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朝廷令群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兩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虜索京城騾馬詔除見任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賞錢二千貫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疋悉歸之○甲

戌虜人乞割河中府解州許之○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虜騎充斥攝大名尹張從請王移行府以河水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里不遠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先是虜酋遣使致書且傳二酋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先是輔回稱不知康王所在○庚寅康王如東平府○尚書省火○雨雹

靖康二年春 一月辛卯朔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酋粘罕亦遣真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賀○壬辰金人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虜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激行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癸巳康王次東平府○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虜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巢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粘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其王徽號請再幸營虜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上然無往恐虜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孫傳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賓客輔皇太子監國傳仍為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巢以下皆從至晚遣王孝竭

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詔令王若冲部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閣門官蔡負舍人符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畧無外援比者虜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所請求靡有不從終未肯斂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結集自保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衛三日命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李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真執政馮澥曹輔翰林李士承旨吳并吏部尚書吳儔中書舍人孫觀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勳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初上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虜來索不已於是增侍從即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丙午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酋請車駕還闕二酋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是日通奉大夫劉鈺死于虜營鈺守真定有威名虜人知之欲用

為尚書僕射許以家屬行給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條自經于城南壽聖院○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疋詔令權任納○庚戌大風霾○上遣中使還城中以陰雨打球之會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有焚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啓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秘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館閣圖籍納虜營○二月辛酉朔車駕在青城○乙丑都人傳聞軍前已擊毬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周禮義內侍監折醫官周道隆等稱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即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斫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於是開封府復根括立賞限陳首京城大恐○丙寅虜斬南薰門路自上

續示靖康二年

出郊日遣王孝竭入京抗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玠莫倚自虜營持文書至令依戎主詔推薦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傳等讀詔號絕即以狀懇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虜以非其主本意却之○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輔斬為首者一人乃止初太上皇遲疑未行虜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虜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効禁中所為及拜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遣玠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及發焉述亦內侍為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虜酋寔之軍中用事云○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子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玠倚來督脅不已傳言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瓊以死玠拒不肯中傳留宿門下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憂慮變生以危言驚衛士然後益兵擁衛以出於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幸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虜中已定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都金陵抑合城中官負父老僧道簽狀推幸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負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虜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二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云是日不書議狀者惟孫傳張叔夜○壬申取傳及叔夜往軍中○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秘書省士庶僧道赴朵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戴事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只玠莫倚持往虜營御史中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云虜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各要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甲戌玠倚齋虜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為皇帝詔令取冊宝及一行冊命禮數○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子生二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臬已下隨上在軍前人也取家屬○戊寅虜遣元隨蕭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

欽定四庫全書

李若水死

殺括金銀官

李若水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為虜所殺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立下敵殺之時年三十五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者一人○初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使還遷觀察使抗虜不回卒以俱死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康王次濟州○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乙酉虜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虜貴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辯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縉何有哉願誠亡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長官也虜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殺執禮等四人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正寧宮火元祐皇后因廢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上與李若水大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從二帝性后以廢得存○戊子夜白氣貫斗○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邦昌用申時入城邦昌與百官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返以付范瓊即入紺幕少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聽○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初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又引太學生吳銖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革將起兵其參謀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朔日受策請舉事革以眾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謀給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革為人天資中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

欽定四庫全書

知與不知皆為泣下。○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畧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非御步陞殿於御林西側別置一椅坐受官真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使傳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止大抵往來議事者拜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乙巳邦昌往青城見虜酋致謝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之楚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虜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觀等以譚世勳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鄭仲荀太冬六尚官

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虜須六經秀才各工人至是亦不
不回皆平日士流不換者甘心焉之唯何索孫甫張叔平
外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丁巳
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送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
有號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寧志皇心及諸親王妃嬪
幹離不軍護送由滑州路進發○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尚書邵
博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虜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
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己未虜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
壁屯守邦昌詣虜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
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申駕
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粘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辛酉金營始
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
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
尤多踐之如糞壤

靖康元年正月因太學生陳東等六人論竄虜王黼朱
勳李彥等即此一舉已足以快天下之憤然虜已至城下矣冠迫
京師始謀避狄以李綱一言而更為城守之策既已堅守又以李
欽宗 靖康二年

彥一言而更為卑辭之請神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
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若虜師未幾以沈平仲一言而為急
擊之計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為誤國而罪之諸生伏闕又以李
綱為可用而復之自二月金人退至十一月復入寇凡閱十月
上下協力以救曰夕危亡之急而廟堂方爭立黨論臺榭方進論
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迨復曰公著等以言亂安石
配享除元符上書邪等禁復春秋李官真所謂不論砲石而論安石
石不講防秋而講春秋也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感之吾力足以
制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合恐為吾勤王之師以乘耳而一退之後
吾之上下相與擁慶迎上皇於東南散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
歸諸道出於密院者則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以和師
道一言詔河北出兵掩擊矣李邦彥又奏立大旗於河東北不得
擅出兵三鎮不可奔固當外為奔人之勢而陰為援之之實今也
一人言奔之便則不復念軍民死困之忠一人言不奔便則下天
寸不可與人之詔三鎮之民固守不下無一人負朝廷仰朝廷之
負其民多矣自古未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寸寸者使其
合數十萬以為一誰能克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重寡勢孤
力分遂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奔民奔師
謂之不奔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幹離不已猶真定兩
塞而朝廷猶集議存奔三關以孰與宗尹等七十餘人欲與之
秦檜等三十六人欲勿與金人營謀五日使曰皆汝家也
已渡河矣大抵上下之心稍以和懼而無一稍緩則
變其說此靖康之政也
望而大臣多出其
人子童貫梁師成王黼之明馬師

於一
計
以

